

回得去与回不去的象珠老街

□王健儿



离开老家已然久矣。这些年,我貌似从容地迈着步伐,一步一步,在高楼大厦之间蜗居下来。奈何欣欣向荣里,从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像老家那样,让我魂牵梦萦。

老家有一条闻名遐迩的老街,全长约1000米,宽约三四米,南北走向,北自奇一公祠,南至奇三公祠。据历代《永康县志》记载,明代象珠本无集市,入清以后,却成了永康贸易最繁盛的五大市镇之一。那时,农产品开始富余,加上象珠镇商旅往来频繁,慢慢形成了以老街为核心的三大集市:一个以小猪买卖为主的家禽家畜市场;一个是交易大米、小麦、红糖、毛竹、柴禾、木炭等农杂的综合市场;此外还有一个生姜市场。远近的乡民们把家里的农副产品拿到象珠集市上交易,再换成其他所需的生产生活用品。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风土人情,当时的象珠显然热闹非凡,老街上更是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歇客店、饭店、酒店、肉店、药店等各种商店林立。每逢四、九日开市,农历十二月廿六与五月十四还增加两次会市。会期人头涌动,熙熙攘攘。《象珠王氏宗谱》里就能找到很多这样的记录。如王世德的四世孙王丙寅的小传中有这样的文字:“腊月初九,公闲步街中,见卖米者以称欺人,公遂断之,而斥其非。”又“于市场内拾得银包,内银一锭零碎数钱,乃东邑人失。觅至,公即还之。”说明这个市场的辐射范围还不小,甚至吸引了东阳人前来交易。还有个叫王国桢的,从小父母双亡,做过很多种营生,“始谋废读而耕,继乃舍耕而贾”,如此不一而足。

直到民国期间,象珠的贸易还较为活跃,义乌义亭的红糖、仙居的盐都会运到象珠来卖。象珠当地还慢慢形成了一个“贩挑队”,他们农忙的时候从事农业,农闲的时候就贩卖各种农副产品,真是生财有道。

位于市基的寿常公祠白墙黑瓦,其圆弧形的墙顶在仲夏蔚蓝的天空里描摹出一道古朴典雅的天际线。寿常公祠是象珠王氏熙一公门下三派中第三房寿派的宗祠,所以寿常公祠又叫“寿祠”或者“奇三公祠”。宗祠的寝厅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祠堂主体拜堂(二进)是清晚期建筑,正立面和第三进是民国时期改建和添建的。建筑坐南朝北,由三进、前后天井及左、右两侧厢廊组成。建筑面宽22.5米,进深43.6米,占地面积982.5平方米,建筑面积1173平方米。进入寿常公祠,就仿佛穿越回到了过去,现世的热闹喧嚣瞬间被隔离开来。雕刻精美的琴枋、牛腿、雀替,栩栩如生,别具匠心,宽阔的天井气度不凡,令人叹为观止。

极目黑瓦木墙幽深如黛、木质门窗斑驳沧桑……徜徉在连片的古建筑与青石相缀的老街,追寻着先贤们的背影:乐善好施、视义而举的王纶公;不惜一人之官、以救活数万生灵的王楷公;收留弃儿培育成进士的徐盘公;爱书如命的王德堂公……目光会一点一点凝重起来。历史似乎正从沉睡中醒来,眼神开始有了穿凿的欲望。

寿常公祠边上的戏台如今已推陈出新,一出出的戏谢幕后,那个特殊时代的狰狞和暴力已然消失殆尽。见我神情肃穆,长久地立在戏台边上若有所思,有个须发花白的老者走过来笑了笑,他的笑是平和的、清澈的。他轻轻地说,那个年代任谁都没有办法。口气举重若轻。我一下子顿悟了:原来时间和信仰终能让所有疼痛的伤口愈合。

如同一阵风,我无拘无束地从下街飘荡到中街,时光仿佛被我拽着一起走。此刻,白云朵朵,蓝天浩浩。正午的阳光没有规则地散落在团团紫色的绣球花在街边的墙角静静地开放。边上有两个约莫四五岁的小男孩,正乐此不疲地戏水。水,濡湿了他俩的童真。此时的

老街,多像一位宽厚慈爱的母亲!

眼前的这座宅院叫象屋里,始建于清晚期,后因意外失火毁于一旦而重建。这座宅院因夏天时没有蚊子肆虐而远近闻名,相传有一个美丽的故事:某年夏天,“天子口讨饭身”的罗印云游到象珠时天色已晚,就来象屋里借宿。主人告诉他这里蚊子很多,罗印随口说道:“罗印到象屋里来借宿,象屋里蚊子上山叮毛竹!”因他说话时站在院子中央,又因他有一张皇帝圣旨口,从此这里蚊子就销声匿迹了。象屋里由于临街而立,交通便利,早前是较为出名的歇客店。因为当时象珠这小镇是金华人上方岩的必经之路,金华人要永康的方岩,必须很早起床赶路,途经武义的上茭道、董村,再到我们永康的三十里坑八字墙、雅吕等地,到达象珠也已是傍晚时分,需要在象珠歇个夜,翌日一早才能上方岩山烧香拜佛。

沿街而上,幸甚街边的那口井还在。井栏外方内圆,井深数十米,石料砌成,井口直径不到一米。我还记得那时的井边总是盈满欢声笑语。井边的地面都被捣衣给捣光滑了。夏天泼过水后,赤脚踩上去,那麻酥般清凉真叫一个爽。幼时随哥哥去担水,看他晃悠着两只水桶,蹲下身子,将桶分别抛进,舀水,起身,担起。影子在斜阳里逐渐拉长。而现在怎么一点声息也没有了,那笃笃的捣衣声,那如乡风般质朴的嬉笑声,那担水远去或袅婷或刚健的背影呢?走过去,我就是这样和井无声地对望着,我不知道这井里盛放着多少故事多少孤独。我蹲下身,抚摸着光阴碎砾打磨过的井沿,看着幽幽的井水。轻如蝉翼的目光,飘过那些旧,旧时、旧事、旧物,以及那些若隐若现的尘埃。

象珠王氏最早的定居地应该在这幢叫做“大轩间”的房子附近。“大轩间”,《象珠福常王氏宗谱》上又叫“大施堂”。“大施”其实是个佛教术语,有“大施行”“大施会”等。《观世音菩萨悲华经》里有“大施品”,其他佛教人物还有“大施太子”“大施菩萨”等。象珠王氏是当得起“大施”二字的!他们曾经有过的善举不胜枚举:赈灾捐粮千余担的王孟俊;出钱建造金华府学厢房的王孟俊之父王永昌;捐银平定丽水暴乱的王孟俊之子王良政;捐银千两赈济灾民的王孟俊

曾孙王纶……虽然,今天的“大施堂”已并非最初的“大施堂”,是后来象珠的大人物王世德的孙子王恂如在康熙年间重建,且仅剩门坊与后进,但在残砖半瓦中仍能感受到先辈们乐善好施的大仁大义!

位于象珠老街上游的大雅堂低调朴实,料谁都想不到它的主人竟是象珠王氏中官位最高的、曾任云南巡抚、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王世德。王世德,明万历五年(1577年)二月初七日生,自幼家教良好,少怀“温饱不求,忧乐同民”之志,后终不负众望,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时登张以诚榜进士,时年24岁。后入仕途开始了近40年的宦旅生涯。从初官福建泉州同安知县到都察院副使兼云南巡抚,从文人治邑到带兵安邦,文治武功样样出彩。其主要业绩是帮助明王朝平定西南土司叛乱,史称“奢安之乱”与“沙普之乱”,在这两次平乱中,王世德或任监军,或任参政,或任巡抚,始终处在直面战争的第一线,功莫大焉。王世德一生虽居高位却守身如玉,忠孝清廉,真无愧于“大雅堂”号也!

老街从水阁塘至下街殿亭有百余间店铺,理发店、裁缝店、杂货店、饮食店、小五金店应有尽有。房子是旧式的,硬山顶、灰石墙,砖木结构为主,柱子原本的漆饰被岁月这把铲子褪尽了,木门面已修葺一新。店主人都在默默地做着生意,对沓沓而来的脚步也依旧保持缄默。似在昭示“我不说话,但我一直都在”,仿佛是一个哲学家,将心灵与营生无痕地融合在了一起,他们的举止、目光都是那么平和、温润。偶尔有淡淡的烟火味在弥漫。门,半开着,足够接纳一个迷茫的灵魂或一位陌生的造访客,让匆匆步履缓一缓脚。在那些择着蔬菜的老农,那些坐在门槛上拉着俗世家常的阿姨,那个满口掉牙的老奶奶幸福的神情中,我由衷地感受到了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略微颌首,随意地打个招呼,老家的街道啊,总有着无端的亲切感。

柔软的事物总是更能唤起心底的柔软。当漂泊的灵魂终于扑入温存的怀乡,终于又一次牵住了老家的衣袂,体内汹涌的是这条老街的影子和潮汐,儿时的记忆一幕幕在眼前散开——

弹奏着鹅卵石的音符一路狂奔。是一家临街的老店铺。它的杂乱,或许就是它最大的魅力。玻璃柜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积尘,散散地陈列着手套、杯子、胶鞋、铁件,谁看中就买去。屋子中间有一张方桌,桌上摆着几口碗。有个老态龙钟的妇人坐在椅子上,背后靠着一个青花布枕。我手里攥着几枚分币,羞涩地对她一笑,她也回我一笑。然后问我,要买什么?

——要买什么?!买回不了过去?还是买不可及的未来?

恍惚间,我有些迷茫,多少往事已如沉沙。只有街还是那条街,人们来来往往,走过来又走过去。所有的喧嚣是不一样的,而所有的沉默都是一样的。

象珠老街不能说很长,却仿佛天生有着宠辱不惊的淡定。或许是历史越久,底蕴越深,便愈发沉静可人罢。踩着青石板路,我在这条老街上执着地虚度了大把大把的光阴,从一个上午到一个下午,现在我又重新站在了下街殿亭——虽然风霜侵蚀了它的肌体,但它的筋骨依旧矍铄。

在转身离去之前再度深情凝望。黄昏接二连三地隐进一扇扇开着的窗户。伴着“大美古韵象珠”的画卷徐徐展开,依稀有气韵悠长的永康鼓词正回荡在曲折缠绵的老街上:“金华八县有永康,离城三十象珠庄。五龙落脉窝盘好,狮象把门气势强。东面尖山高千丈,南面水口造佛堂。西面一条胡薛岭,北有三渡通凤凰。珠峰山麓建住宅,宝带河畔植农桑。山清水秀风景美,林木果蔬禽畜旺……”